



李文炤學術講義兩種·近思錄集解

李文炤 撰

陳 峰 整理

河南大學出版社



李文炤學術講義兩種·近思錄集解

李文炤 撰
陳峰 整理

湖南大學出版社·長沙

內容簡介

南宋朱熹、呂祖謙所編訂的《近思錄》，在元、明、清時期成爲理學入門的必讀之書。李文炤在嶽麓書院山長任上，篤守朱子理學，以集注之體詮解《近思錄》，摭拾《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朱子文集》《朱子語類》等文獻，附載於各條目之下，以朱子文語互證發明。同時李文炤對葉采、陳埴、薛瑄、胡居仁、陳選等人著述多有引述，去取詳明，在闡釋朱子學的基礎上對《朱子語類》的內容進行補訂。在對待南宋儒學不同學派的問題上，李氏嚴於判教，在《近思錄集解》中以衛道之姿激烈批判象山、永嘉、永康之學，同時對朱子應物、教人、制心之教闡發心得，着重發揮窮理居敬的核心觀念，強調篤行實修、身體力行。《近思錄集解》折射了李文炤對朱子理學的別樣解讀，爲清初湖湘學林尊朱、述朱的典範之作。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李文炤學術講義兩種. 近思錄集解/ (清) 李文炤撰; 陳峰整理. —長沙: 湖南大學出版社, 2020. 11

(千年學府文庫)

ISBN 978-7-5667-1873-0

I. ①李… II. ①李… ②陳… III. ①理學—中國—南宋 ②《近思錄》—
注釋 IV. ①B244. 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20) 第 233973 號

李文炤學術講義兩種 · 近思錄集解

LI WENZHAO XUESHU JIANGYI LIANGZHONG · JINSILU JIJIE

撰 者: 李文炤

整 理: 陳 峰

責任編輯: 王桂貞

責任印製: 陳 燕

印 裝: 長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張: 53.5 字數: 261 千

版 次: 202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2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667-1873-0

定 價: 288.00 圓 (全套)

出 版 人: 李文邦

出版發行: 湖南大學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長沙·岳麓山 郵 編: 410082

電 話: 0731-88822559(營銷部), 88821594(編輯室), 88821006(出版部)

傳 真: 0731-88822264(總編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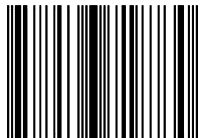
網 址: <http://www.hnupress.com>

電子郵箱: wanguia@126.com

版權所有, 盜版必究

圖書凡有印裝差錯, 請與營銷部聯繫

ISBN 978-7-5667-1873-0



9 787566 718730 >

《千年學府文庫》編輯出版領導小組

組長：鄧衛 段獻忠

成員：曹升元 陳偉 謝赤

于祥成 譚蔚泓 徐國正

李樹濤 蔣健暉 汪衛斌

出版說明

湖南大學歷史上承嶽麓書院，書院肇建於公元九七六年，為我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歷經宋、元、明、清，朝代更迭，學脉綿延，弦歌不絕。一九〇三年，書院改制為湖南高等學堂。清末民初，學制迭經變遷，巽宮數度更易。一九二六年定名為湖南大學，一九三七年改歸國立。一九五三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學校更名為中南土木建築學院，一九五九年恢復湖南大學校名。享有千年學府之盛譽，承載着我國教育的發展歷程和厚重的文化積澱，是中國教育史、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的一個縮影。

惟楚有材，於斯為盛。從嶽麓書院到湖南大學，一批批學者先賢在此教書育人、著書立說，人才之盛，達成之功，史有明徵，班班可考。為表彰前賢之述作，昭示後生以軌節，開啓學海津梁，溝通中西文明，弘揚大學之道，傳承中華文化，值此嶽麓書院創建一千零四十年暨湖南大學定名九十年華誕之際，中共湖南大學委員會、湖南大學決定編纂出版《千年學府文庫》。茲謹述編纂原則如次：

一、以『成就人才，傳道濟民』為主綫，以全面呈現千年學府發展歷程、辦學模式、師生成就、學術貢獻為目標，收錄反映千年學府學制變遷與文化傳承的學術著述。

二、選錄人物係湖南大學及前嶽麓書院、時務學堂、湖南高等學堂、高等實業學堂、優級師範學堂、高等師範學校、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商業專門學校、國立商學院、國立師範學院、省立克強學院、私立民國大學、省立音樂專科學校、中南土木建築學院、湖南工學院、湖南財經學院之卓有成效并具有重要影響之師生員工。已刊者選印，未刻者徵求，切忌貪多，惟期有用。

- 三、收錄文獻，上起九七六年，下訖一九七六年，既合千年之數，更以人事皆需論定。
 - 四、收錄文獻，以學術著述、校史文獻、詩文日記為主，旁及其他，力求精當，不務恢張。
 - 五、收錄文獻，有原刻者求原刻影印，無原刻者求善本精印，無善本者由本校校印。排版形式根據著述年代而定，古代著作采用繁體豎排；一九一九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原則上簡體橫排，根據版本情況，亦可用繁體豎排，規範標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著作，用簡體橫排。
 - 六、文獻整理，只根據底本與參校本、參校資料等進行校勘標點，對底本文字之訛、奪、衍、倒作正、補、刪、乙，有需要說明的問題，則作出校記，一般不作注釋。
 - 七、收錄文獻，均由整理者撰寫前言一篇，簡述作者生平、是書主旨、學術價值、版本源流及所用底本等。
 - 八、《千年學府文庫》圖書，尚待徵求選定，徵求所得，擬隨時付印，故暫無總目。
- 《千年學府文庫》卷帙浩繁，上下千載，疏漏缺失，在所難免，尚祈社會各界批評指正。

《千年學府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謹識

二〇一六年十月

前言

李文炤（一六七二——一七三五），字元朗，號恒齋，湖南善化人，曾任嶽麓書院山長，是清初湖南地區著名的理學家、經學家，也是明清時期湘學系譜中承先啓後的一位重要學者。根據李華芳《李恒齋先生行述》、周正《李恒齋先生墓志銘》等文獻的記載，李文炤幼年好學，有希聖成賢之志。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李文炤因赴鄉試，結識了善化熊超、邵陽車無咎等學者，此後便以周、張、程、朱之學為「入學之門」（《李文炤集·李恒齋先生墓志銘》）。又從瀉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等人問學，「自後潛心理學，其於科舉業淡如也」（《李文炤集·李恒齋先生行述》）。儘管李文炤在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考取舉人功名，但他絕意於仕途，婉拒穀城教諭一職，一心從事撰述。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李文炤任嶽麓書院山長。任嶽麓書院山長期間，李氏闡揚程朱理學，修訂《嶽麓書院學規》，「四方聞而景從者，不減百人」（《李文炤集·李恒齋先生行述》），這對於延續千年學府文脈、傳承湖湘文化起到了承前啓後的作用。

李文炤著述教授，無一不以朱子學為重心。李文炤所訂的《嶽麓書院學規》包括八項內容，即珍惜光陰、交友以德、日講經書一通、每月各作三會、研習朱子著述、讀經重在博洽、讀史以通世務、學貴力行。在此，李文炤無疑凸顯了朱子學的正統地位，將朱子學研究與學習作為書院學子的核心任務。從思想意蘊上看，《嶽麓書院學規》以尊朱為主，主張貫通經史、學以致用，折射出湖湘地域學風的深刻影響。作為康雍之時嶽麓書院教學的綱領性文獻，《嶽麓書院學規》中許多內容也為後來的王文清

等人所繼承與轉化。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李文炤編訂《豫章書院續規七條》，將朱子書院教育的思想與主張作了全面的推闡。李文炤所主張的『循小學大學之序以定科級』、『擇經史子集之書以正學術』、『辨聖賢才術之品以立趨向』、『察剛柔緩急之偏以變氣質』、『專教養禮刑之業以酬知遇』、『距異端俗學之非以一歸宿』、『盡博學詳說之功以造返約』等七條，承繼朱子《近思錄》《大學章句》等文獻的思路，為書院生徒的德性培養作了制度性安排。唐鑒《國朝學案小識》卷八將李文炤與方苞等人列入『守道學案』，並對其生平進行簡要介紹。李肖聃《湘學略·恒齋學案第八》、楊樹達《恒齋文集》提要皆指出，李文炤治經以朱子之學為宗，凡此皆可說明在清代前中期的學術史中，李文炤一直是以尊朱衛道的立場與姿態出現的。

作為朱子學術的信徒，李文炤在理學領域留下了眾多著述。考稽前代書目，可知李文炤的理學著作有《太極圖說解拾遺》《通書解拾遺》《西銘解拾遺》《西銘後錄解》《正蒙集解》《近思錄集解》《感興詩解》《訓子書解》等。李氏後人將這些著述合刻為《宋五子書集解》，於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刊行於世。《語類約編》卷數未詳，《恒齋文集》卷九收載有關《語類約編》詩作多首，由此可推知《語類約編》是節錄黎靖德所編《朱子語類》而重加分類編排，這與康熙朝尊朱、述朱的學術風氣是相呼應的。

《近思錄》是朱熹與呂祖謙在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合作編纂的，內容豐富，收載了北宋五子及朱、呂一派有關宇宙生成運動、社會禮樂儀則以及人生道德修養等諸方面的論述，是元、明、清等朝學子入泮習文的必讀之書。李文炤在此書開篇稱頌了北宋諸子，其文云：

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

建圖屬書，卞冕群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有聞焉。（《近思錄集解·序》）

值得注意的是，李文炤在此并未提到司馬光，由此便可折射李文炤嚴格的判教意識。而對於朱子學術在南宋時期的遭遇，李文炤深致不滿之辭，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林栗攻《西銘》之失』、『程迥詆主敬之誤』、『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等。作為編集語錄而成的作品，《近思錄》固然可以指示學者以入學門徑，為修身、立德、齊家、治國指示方向，但是，語錄體的不足之處在於忽略言說語境，同樣是周敦頤、二程、張載的某一句話，後人却可從不同方向進行詮釋，歧解紛紜，莫衷一是。因此，對《近思錄》的注釋說解便成為篤信朱學者所無法繞過的課題，李文炤《近思錄集解》便是在尊朱的時代風潮下應運而生的。

《四庫全書總目》曾將《近思錄集解》收入存目之類，並為此書作提要云：『是編取朱子之說散見各書者，附於《近思錄》各條之下。其未備者則益以諸家之說，間亦自附己意。』事實上，《四庫全書總目》左袒漢學而輕蔑義理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從《近思錄集解》的體例看，該書以集注之體詮解《近思錄》，擇取《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朱子文集》《朱子語類》等文獻，附載於各條目之下，以朱子文語互證發明。該書殘存僅三卷，但保存了原書最精粹的部分。此次整理，以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刻本為底本，補訂滲漫，以期更便閱讀與使用。

李文炤編纂《近思錄集解》的學術宗旨，與其整體的學術史觀密不可分。儘管李文炤在通論歷代學術時表現出較為通貫的認識，亦曾稱贊漢唐經學為『管窺蠡測』之學，而在具體的考訂與闡發中，李氏顯然對宋明儒者的論述更為措意。李氏認為程朱理學是儒學的道統所在，朱子更是道統脈絡中的

宗主，其云：

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李文炤集·語類約編序》）

對與朱子學并軫而馳的南宋諸學派，李文炤的文字中不乏批判之辭。比如他說張九成『以禪悟爲儒修』，王安石『托三代以飾虐政』，三陸之『譏問學爲榛塞』，這些立論無疑是偏頗與主觀的。即便被視作朱子摯友的呂祖謙，李文炤也認爲其『博學多聞』而未『守約窮源』，與朱子聖集大成的地位是相去甚遠的。毫無疑問，這些論述的最終目的都在於彰顯程朱理學在道統譜系中的至尊地位。在明代儒者中，李文炤推尊薛瑄、吳與弼，而貶斥湛若水、陳獻章、王陽明等，表現出強烈的衛道色彩。

當然，李文炤也并不將程朱理學當作完美的教條加以崇奉，而是在認同程朱理學的基本框架下有所補充完善。李文炤在與同鄉黃上珍論學時曾說：

蓋朱子之於聖學，譬諸李沆、韓琦，安社稷則有餘，拓邊境則未暇。蓋四子之精蘊闡發無遺，而六經之名物度數，則未免於闕略也。（《李文炤集·與黃上珍》）

以往的研究者，多未注意李文炤對朱子學的批評意見。自明初以來，不少學者以述朱爲能事，對朱子的理學推崇備至。李文炤雖墨守朱子的理學觀點，但對朱子有關名物制度的研究有所保留，對於朱子《文集》《語類》中的許多具體論述，李文炤更傾向彙集朱子前後之說以折衷其間，故其引述詮解朱子文語時不免與朱子本身有異，這些主張與旨趣當可視作對考據學漸興風氣的一種呼應。

上述認識，充分地體現在《近思錄集解》的編纂之中。在《近思錄集解》中，李文炤對葉采、陳埴、

薛瑄、胡居仁、陳選等人著述多有引述，去取詳明，便於觀覽，在羽翼朱子學的基礎上對《朱子語類》的內容進行補訂。在對待南宋儒學不同學派的問題上，李文炤嚴於叛教，在《近思錄集解》中以衛道之姿激烈批判象山、永嘉、永康之學，同時對朱子應物、教人、制心之教闡發心得，着重發揮窮理居敬的核心觀念，強調篤行實修、身體力行。《近思錄集解》是清初湖湘學林尊朱、述朱的典範之作，彰顯了湖湘理學的歷史傳承，更為後學深入研究千年學府湖南大學的悠久歷史提供了珍貴史料。

陳 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目録

近思録解序	一
近思録綱領	一
近思録集解卷之一	一五
近思録集解卷之二	六一
近思録集解卷之三	一三七

近思錄

濂溪先生太極通書

先生姓周名惇實後敗惇頤字茂叔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名顯字伯淳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名頤字正叔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

近思錄解序



近思錄集解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
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
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涯涘而懼

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篇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
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
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
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
說大抵非始學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
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本原雖未容驟語
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刊之
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

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
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
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
躡等凌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
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
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炤

按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
徒有憂之緝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
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